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卷一百一十一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脩務訓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膾蠶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溼肥境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謹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霖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堦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湯風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因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又況贏天下之臺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昧之河湯臯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

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夷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體。舜微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时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天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未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燒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鵝泥。之用輶。山之用礬。夏濟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於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眾勞民。頓兵剉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

之械設以攻宋易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郤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輒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吾日悠悠慙於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庚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輒不攻。魏、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或以盆。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譖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譖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鵠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鵠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齒足以噬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灘，弗敢辭。故其行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

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沈醜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嗟豎吸鳴。邃深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仳仳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輒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錶而行。駿馬雖策。錨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錨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為此棄干將镆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眾。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眾。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為之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訥。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同。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尋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屢水也。夫純鈎魚。

腸劖之始下。掣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鏃。則水斷龍舟。陸剝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立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眾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相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内。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蚊行蟻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天鴈順風。以愛氣力。衝蘆而翔。以備矰弋。蠶知為垤。獾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光首。槎櫛掘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樞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荅頡作書。容成造歷。胡曹為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為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萬物至眾。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黑白。然而搏琴撫

古子全書
卷之三
紱參彈復徽。攫援操拂。手若覆蒙。不失一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機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礮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圓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鑑。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彷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兼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策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杖蹠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跡。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闇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

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半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足。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闕。蹠蒙籠。躋沙石。躡達膝。冒鹵重脰。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蹠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微黑。涕洟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豨脩蛇蠭食。上國虜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安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霆。解如風雨。貴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陣。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囷食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駢。六轡如絲。載駕騷周。爰詣謨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不可燭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閭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教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

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呴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猿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鋒。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鍊。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剝兜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潤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駢駘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溫腸。號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眾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孌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以喻意。以為知者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立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昔晉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

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昔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謝。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智之寶。我曾無有閭里之間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悠。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蠅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紝。粉白黛黑。佩玉環。渝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醜醜。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慄。寤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旌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葦。被風髮若結旗。騁揚肆。蘢蒙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耿勁淹浸。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礲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檠雀之生。蟠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梗柂。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終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秦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妄。歲計有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駢馬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烽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曠未集。而魚已喰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召。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咷唗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樹。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

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頽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噴敵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兑而精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上草不能生雲雨。渟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武。蟻武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蟠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訏謐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肢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杓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

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金釭。踰梁山。而國子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形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捨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蓄糴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斷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瘞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哀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

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以有於性而聖人之所直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論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雞非熟雖溫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雞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害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壤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列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

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也。以辨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幸。湯之初作圓也。以奉宗廟。鮮犧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皇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懼其德。及至其末。明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亂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超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滬麗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辨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怯。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裁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謂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伍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輶從衡。橫勢施便也。駿欲馳。服欲步。帶不厭新。鉤不厭